



## 我的襄阳我守护

航空工业航空 文禹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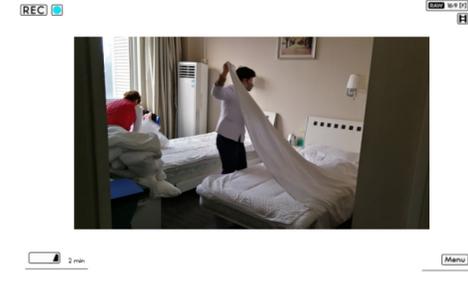
1月21日响应共青团市委号召，我加入了襄阳市志愿者队伍，我的春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月23日，我所在志愿服务小组到襄阳火车站给每一个进站和出站的人检查体温，筛查出体温异常的旅客劝导其去医疗组进行进一步检查。这个阶段持续到大年初二，被我测量过体温的旅客就有不下一千人。在这期间，最开始出去服务时，都会和我家人产生到底我是“英雄”，还是在“逞能”的讨论。我告诉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我16岁就学会了。但有人教育我“不要光说不做，大道理谁都会讲，真正难的是做到，知行合一最重要。”十年过去了，26岁这年，我获得了一个机会，一个证明我真的能做到我年少时就背的那些“大道理”的机会。我爸语气里略带责备地问我：“都是谁教的你这些？”我说：“我爸。”我就记得那天我出发前他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注意安全。”

后来火车站进站口暂时关闭，火车站人手够用，我们开始在家待命了几天，1月29日起，我们被委托了另一项任务“群防群控”：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在居住地附近走访，观察社区是否督促物业设置防控点以及有没有非百姓必需的营业场所营业。发现没做到位的，及时上报。这意味着我们要时常上街，把自己暴露在公共环境下，增大了感染新型肺炎的风险，这就更要求我做好个人防护和卫生了。别的不说，口罩消耗还是挺快的。

除了群防群控，有时也有些别的任务安排，比如有从外地运来交给团市委的援助物资，团市委人手不够，而且由于最近各个路口检查严格，导致运输车辆大多凌晨到达。2月1日接到通知：

## 向他们说声，辛苦了！



航空工业自控所 黄青

鼠年的大年初四，我和同事窦红霞负责航空工业自控所春节期间的24小时带班和值班工作。

我们的值班地点设在自控所招待所213房间。从元月23日单位放假的第一天开始，干部们轮流进行值班，接听电话，传递讯息，巡视所里的有关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形势在全国越来越严峻，招待所贴出了暂停营业的通知，但是因为我们这些值班人员的人住，园区保障和保密部下属招待所一些同志们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每天早上八点，是干部们交接班的时间，也是服务员前来收拾房间进行消毒的时间。

初五的早晨，两名戴着口罩的女服务员来到房间开始喷洒消毒液，更换被单等例行整理，我站在走廊里等待，偶然听到了她们俩的对话。

原来，穿着红马甲的中年服务员家在长安区，从春节前就开始值班了，一直到大年初五早上还没有回家，今天是住在西安市里的年轻服务员来换班的日子。

年轻服务员说：“你除夕都没回去，家里人埋怨你啊！”  
中年服务员说：“你们孩子都小，我多坚持几天再换班。”

“今天好多公交车都停了，我早上是走着来的！”

“啊？你咋不骑你的电动自行车呢？”

2月2日凌晨2点左右有物资到达人民广场，早上六七点就要分发给各个医院。时间紧急，需要有志愿者去协助接收。凌晨一点，去人民广场的路上无一人一车。渐渐地，我与夜色融为一体，仿佛成了蝙蝠侠。也许我没有蝙蝠侠的装备，没有蝙蝠侠的大脑，没有蝙蝠侠的体质，可保护我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城市的决心，这个我真有。只有这一瞬间，我好像圆了我儿时的梦想，我也化身为了“黑暗骑士”，为保护我们已经没有了郭靖也没有了张自忠的襄阳城，略尽绵薄之力。

其实吧，也有人问过我怕不怕。老实说，在一开始，疫情开始加剧，恐慌开始蔓延，甚至连捕风捉影的谣言都开始铺天盖地地充斥在网上时，我也怵过。可是这是我家，你也不保护我也不保护，谁来保护？况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钟南山院士以及各大医疗机构的宣传与辟谣，也逐渐让我意识到，也许心魔远比鬼魂可怕。瓦解我们精神的，更多的或许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本身，而是我们对“新型”的未知事物的不了解所带来的恐惧。做好防控，这真的不是世界末日。

写下这篇文章时，“战役”已经进入白热化了，病毒在我们的城市里愈发猖獗。无数的医务工作者、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者及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志愿者和普通群众，已经开始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与病毒进行激烈的“巷战”，我们的身影出现在每一条街、每一条路，每一个社区甚至每一个楼道，为早日让生活恢复正常不懈地努力着。希望大家众志成城团结一心，争取早日把病毒赶出我们的家园。

我是一名普通的襄阳市民。出生于临汉门前，生长在汉水之滨，背靠着1800年的襄阳城，与600万个沉稳的呼吸一起。这一次，寸土不让！

## 千里 万里 心里

航空工业通用医疗 崔现杰

假如没有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春节的我应该在武汉公婆家度过。公婆家在汉口，紧挨着武汉江滩，站在江滩举目远眺，长江大桥、武汉关尽收眼底，心里经常涌现出“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感慨。听说早些年，长江里还有白鳍豚出没，后来就几乎绝迹了。老公读小学时还去武汉东湖边的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看过唯一一只饲养的白鳍豚淇淇，他说感觉淇淇的眼睛里全是孤独。汉口的武汉江滩至今保留有白鳍豚的故事和几近灭绝的警示，但究竟有多少人从中真正吸取教训，尊重和保护我们和动植物共同生存的这个生态环境，不得而知。

2019年12月底，一则武汉市卫健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被网络转发披露出来，披露出来的感染人群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和顾客。公婆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大约六公里，先生第一时间@了在武汉家里的公公和奶奶，叮嘱老人家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出门记得戴口罩。

就这样，我们取消了回武汉过年的打算。一家三口和婆婆一边置办年货一边打扫卫生，熟食、干果、水果是网上整箱整箱买的，葵花子和西瓜子足足买了十几斤。过年好吃好喝好、玩牌打麻将的想法，很快被愈演愈烈的肺炎击碎了。病毒的样子逐渐清晰，竟然是冠状病毒。

## 特殊时期的习惯性动作

航空工业长沙院 彭彤勇

202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四。

原本我是在福州旅游的日子，肺炎疫情蔓延后，退了机票和酒店，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看看书，打打游戏，看看电视，一家三口打打扑克，讨论一下疫情分析图上剧增的数字，时间就这么枯燥而无聊地耗着。

突然手机有个短信，拿起手机一看，是长沙市血液中心发过来的，因为疫情影响，无偿献血人数骤减，血库告急，希望能发动大家前去献血，同意请回复Y，会有专人联系。毫不犹豫就回复了Y。

我很清楚记得，上次献血是在2019年5月底，特意赶在女儿高考之前去了一次，当时弥漫在全家的紧张气氛，去献一次血好像也能缓解一点。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时间间隔是没问题的。

202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五。下午接到电话，声音很甜的小姐姐：

“请问是彭彤勇先生吗？我是长沙市血液中心……”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  
“被打断了，对方好像有点反应不过来，‘额，您看哪个献血点比较方便……’”

“东塘可以吗？哦，东塘没人，那就红吧。没问题，我明天就去，再见！”

“好的，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通话时间37秒，我应该创造了话务员小姐姐志愿者预约成功的最短通话时间记录吧。

正月初六，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正适合出门做一点有益于社会

原以为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风雨已过，谁曾想17年后冠状病毒换了模样出现。同样是可以经由飞沫传播，同样是没有特效药，同样是来势汹汹。口罩马上就成为了全国的紧俏品，有钱难买。

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仍然错愕不已，原来已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在武汉封城的当天早上，公公发了个朋友圈，“武汉的黎明静悄悄，对面的菜市场大门紧闭，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八百万人口的武汉，集体唱一曲空城计，何其壮观！”

朋友圈里、贴吧里紧张不安的情绪在不断蔓延，不知所措和无计可施的恐惧袭来。这和2003年几乎如出一辙，翻看二大的日记，我这样写道：“恐慌、恐惧，甚至都疯了，看报时，‘经典’差点看成非典，敏感啊。”

除夕这一天，我所在的单位航空工业通用医疗官微迅速撤下新春贺词，换上了《致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的倡议书》。过年的主题迅速让位于抗击疫情。单位管理的近五十家医院分布在全国十多个省市，迅速成立领导小组、专家组，做疫情防控准备。一场接一场的防护培训，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医务人员注意防护，保护自己、保护他人。

航空工业集团抗击疫情动态沟通群、疫情防控办、应急管理群……除夕、初一，两天的时间，疫情防控微信群就建了五个。就这样，我的假期移动办公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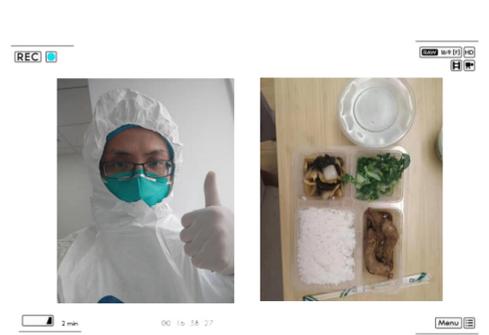
每天从床上爬起来就奔到电脑边，做每日微信的策划、素材沟通、选图、编辑、审核校对。家人调侃我是“百叶窗前的雕像”。

不过，五六个微信群里不断闪烁的信息，提醒我并不孤单，我只是众多假期移动办公的其中一个。

更让我充满敬意的是，武汉乃至湖北很多地级市封城之后，不少医院的医生、护士主动请缨驰援湖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这些逆行者是最可爱的人。

不满5岁的女儿是个颇有爱心的细腻儿。在幼儿园养成了饭后便后洗手的好习惯，听我们说起病毒防护，出门要佩戴口罩，她竟然给小老鼠、小兔子一众“小朋友”量起头围、做起了口罩。

2月4日正是立春，又有2名队员分别从贵州安顺和江西景德镇出发，刚刚交付的武汉“方舱医院”是她此行目的地。希望因了她们的帮助，武汉的冬天早点过去，春天早早到来。



## 隔离的这几天

航空工业直升机所 冯志壮

庚子春节是特别的，突如其来的疫情，也让我也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隔离”。1月20日，我从武汉机场乘飞机回天津。1月23日，突然接到天津疾控中心电话，称我乘坐的航班已经有一名乘客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且座位号挨得我比较近，根据天津市有关规定，需要对我进行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观察。当时心里一惊，虽然从各种新闻中已得知此次疫情的严重，但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

晚上，全身防护的医生进我家给我测量体温。那时，我浑身已经开始不舒服了，然后就是担心，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被感染了，担心两天与家人相处，会不会传染给他们，特别是家里还有8个月不会说话的小孩。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筹划在家的隔离生活。第一，把我回家那天所有的衣物装备都清理了一遍，该洗的洗，该消毒的消毒；第二，实行戴口罩自我隔离状态，在家里尽量不要接触其他人，自己待在小房间，出房间就戴口罩；第三，一天至少三遍测量自己的体温。

在忐忑不安中我度过了隔离的第一天。1月24日，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太大，还是前些天在外着凉，下午体温一直上升，超过了37.3℃，连续测量几次都一样。我连忙联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不久急救中心120救护车来家，直接把我接到津南医院隔离观察。这是我第一次坐救护车，也是第一次在医院被隔离，更是第一次一个人过新年。

那一天是除夕，远离家人独自在医院。我怎么都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被隔离在冷冷清清的病房里，隔着窗户几乎看不见人，偶尔有，也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老远的一条路上，戴着几层口罩匆匆而过。

## 一名医护人员的春节故事



航空工业试飞院职工医院 孙耀丽

我是航空工业试飞院职工医院（西安630医院）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2020年的春节也许会成为我们每一个医生永远特殊的记忆，这一切都源于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而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新怪物。

1月19日开始，我们医院开始各种应对疫情的部署，组织培训、制定各种预案、流程、重新对医院的各个区域进行划分。随后上级部门新的要求越来越具体，诊疗方案随着疫情的进展变化很快修订到了第四版，防护要求也在不断升级，我们也组织了各种随时被抽调的预备队，从春节前我们就一直没有停歇过。按照国家要求24小时轮班值守在各个重点岗位，对疫区返回人员进行详细询问、登记、随访，对有症状的病例按照流程进行分类管理并筛查可疑病例人员……随时与上级部门沟通联系。

在疫情来临之际，人们的本能是选择逃离或躲避，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选择了坚守，当看到除夕之夜第一批“逆行者”奔赴前线，我满含热泪，因为他们的负重前行，才有了大家的现世安稳，心中默默地向他们致敬——亲爱的战友，愿

那一天，我接到了很多电话：社区卫生院、社区党支部书记、派出所、天津疾控中心、津南医院医生和护士、同事、领导、家人……我的心里有一种温暖和被支持的力量，更有些百感交集。

在津南医院的这几天，每天除了日常吃饭睡觉，我尽量让自己多活动活动，做做俯仰撑，跳一跳摸高。终于，在两天的深度隔离后，体温稳定维持在37℃以下，且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生同意我居家隔离。和家人的重聚，让我瞬间感受到亲情的珍贵和家庭的温馨。

1月29日，回家没过两天，又有无症状传播的案例，天津疾控中心再次将我们集中到宾馆进行隔离。这次的隔离要比津南医院隔离轻松些，不用每天吃药，隔离房间也多了电视，有独立卫生间和洗浴间，伙食也不错。1月30日早上，6点刚过，微信开始叮铃铃作响，医护人员提醒我早上进行体温检测。我平静地拿起温度计甩了甩，归零后夹于腋下，然后打开手机开始刷新闻，关注疫情的发展。晚饭是鸭脖、洋葱炒肉、白菜，鸭脖特别好吃，我想服务人员是不是认为受隔离的大部分人是湖北人，而特意安排的。

既来之，则安之，第二次隔离，我的心态明显比上次要好很多。抱着“隔离我就是保家人安全，待着不动就是不给国家添乱”的心态，平静接受集中隔离管理，在微信群中相互调侃和打气，接受周围同事和朋友的关心的短信，随着国家积极抗疫举措取得关键性突破，我也从以前的忐忑不安变得更加坦然自若。

现在，我已经坐在家中，抱着可爱的宝宝玩耍了。这几天，也看到更多的曾经确诊、隔离的人出院或解除隔离，真心希望这样的数字不断增加。

## 向他们说声，辛苦了！



你们平安归来！上下班熟悉的巷道已经全部封闭了，走在阒空荡荡的大街上，冷冷清清，感觉特别的悲凉，平时这里是一派多么热闹的景象，此时只是偶尔有人匆匆地从身边经过。往日，大家见面一定会开心地向对方打招呼“新年好”，可是超乎想象而严峻的疫情让所有的人都变得表情凝重。

今天，天气晴朗，我终于感受到了阴霾后温暖和煦的阳光。我们的医院在集团公司、试飞中心的有力部署下，在院领导的带领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党员干部率先垂范，组建的医疗专家团队，随时听候组织的召唤，凌晨还在聚精会神地为疑似病例会诊；我的同事24小时忙碌在各个高速路口收费站。

多么渴望摘下厚重的口罩，看到人群中彼此开心的笑脸，渴望与家人一起到户外走走，渴望人们的生活处处充满欢声笑语，渴望我们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了，友人在前线、在后方，我们的战友都在默默的坚守，每一个人都尽己所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点滴汇聚大爱，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歼灭战，因为我们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加油！中国！